



崇正文選卷之三目錄

賈山至言

賈誼過秦論

治安策

論積貯

弔屈原賦

鼂錯言兵事

論貴粟

論募民徙塞下事



董仲舒天人策一

策二

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難蜀父老

諭巴蜀檄

中山靖王聞樂對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枚乘上諫吳王書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魏相諫擊匈奴書

已上共十九篇

崇正文選卷之三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至言

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

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

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簏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

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彙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

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吊

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
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
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
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
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
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

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
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
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
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
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
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
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
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

天下莫不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
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
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
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
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
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
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
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
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
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
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
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
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
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
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

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峻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

治安策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
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
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樂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
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爲明帝死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
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
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
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

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
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
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
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厘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
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

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又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
不可也臣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
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
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
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
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
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
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
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
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
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
指愴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盭元王之子帝之
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䟽
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

跌盪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媢媢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

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菑不搏反冠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
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
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
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
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
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

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

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
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流
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
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
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
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
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
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
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
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
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叟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
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
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
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
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
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
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
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

髡削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
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
者投鼠而无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
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

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
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
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
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
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五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
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
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
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
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
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淫亂

男女亡别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
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
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鵲纓盤水
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
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
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掙
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亡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賈誼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
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
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
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嗚呼
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闡茸尊
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
兮謂跖躄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
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
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
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

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今夫固自引而遠
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偪螻獾以隱
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
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
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
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
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
螻蝻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
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
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
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
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

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
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艸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
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
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

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
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
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
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驪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貴粟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着不地着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
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
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
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
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
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
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
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募民徙塞下事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噐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

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天人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
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
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
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
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

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

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
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
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
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
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纍德之效也及至後
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

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
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
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
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
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俶
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

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

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

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

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以修飾也王者
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
及群生也

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爲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
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
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
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
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眊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

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

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
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
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
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
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
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
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

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竝
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
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
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
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
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

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
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
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
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
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
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

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愚

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歟今陛下幸
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
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
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
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
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
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

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
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
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
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
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
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

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

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

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

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原件短缺

P58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
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
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士大夫之意也易
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
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乎涉豐草

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求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龔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行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瞻蓄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胥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
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
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蜀

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罄夫爲之垂涕
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䟽邈不閉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
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
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固靡徙遷延而辭退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訕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熨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

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

列東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
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
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
之意毋忽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欷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
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
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
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羸
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
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
與寡交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

隱皆照明月曜夜蠶蠹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
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
聞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
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
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
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
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
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
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蘓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
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蘓秦相燕人惡之

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臚
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

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

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
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
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
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荆軻沈七族要離
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噐者
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

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
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
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
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
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幃之制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
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
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
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
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
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
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
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
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
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
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
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
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
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
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哉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
統斷幹木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

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
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索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
暴寡海內抗敝巧詐竝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
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
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耜相撻擊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

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
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
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
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
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

崇正文選卷之三終

卷之三

皇朝文獻通考

